

9月23日 | 科茲窩 (Cotswolds)

展品與現場必看

三個村鎮一路走：哪些石頭、建築、痕跡與視角一定要停下來



今天不是找一件「鎮館之寶」。真正的展品會從路邊乾砌石牆開始，一路變成羊毛教堂、市場屋、織工排屋、石橋與整座縮小九倍的村莊。

這本小冊按照真正的行程順序走：伯福德 → 拜伯里 → 水上伯頓。到了每一站，不只告訴你「這是什麼」，而是提醒你站在哪裡、先看什麼、靠近之後又要找哪個細節。

先記住一句話

科茲窩最好看的東西，常常也是最容易被當成「背景」的東西。今天的目標，是把背景變回歷史。

今天的觀看路線

- 1 伯福德公共停車場 → 聖約翰洗者教堂 → 溫德拉什河與中世紀橋 → 老街往上走 → 托爾西市場屋
- 2 開車前往拜伯里 → 公共停車區 → 科恩河與掛毛島 → 阿靈頓排屋 → 沿「難走坡」稍微往上看屋頂線
- 3 開車前往水上伯頓 → 車站路停車場 → 村中心河岸 → 五座石橋 → 聖勞倫斯教堂外觀 → 模型村收尾

三個地方不是三組照片

這一天的三段路有一條非常清楚的視覺主線：伯福德看「羊毛如何把城鎮蓋大」；拜伯里看「羊毛如何變成工作空間」；水上伯頓看「實用河道如何變成觀光風景」。

抵達提醒

伯福德的主要公共停車目前免費；拜伯里的國民信託資訊指向村內免費路邊停車，但非常容易客滿；水上伯頓有兩個大型付費停車場。實際仍以當天現場標誌為準。

第一件展品其實是石頭：牆、屋頂、房子為什麼總像一家人



科茲窩的協調感不是統一設計，而是幾百年一直使用同一片地方石灰岩的結果。

從車窗看到蜂蜜色房子時，不要先問「這是什麼建築風格」。先看材料：牆面常是地方石灰岩，屋頂又常覆著厚重的石瓦。不同年代的房子只要繼續用同一種石頭，就會自然被綁成同一個色調。

沿路一定要看

路邊的乾砌石牆（dry-stone wall）沒有水泥。靠石頭重量、互相咬合與略向內收的牆身站穩。看到牆頂時，注意最上方較大的壓頂石：它們像把整堵牆「扣住」。

今天後面所有重要建築都會再回到這件事：伯福德教堂很大、阿靈頓排屋很小、水上伯頓的橋年代又完全不同，但地方石材讓它們看起來仍屬於同一片土地。

從停車場先走教堂：這裡比老街更能解釋伯福德為什麼曾經這麼有錢



聖約翰洗者教堂 (St John the Baptist)。小鎮人口不大，教堂卻幾乎有小型大教堂的尺度；這就是羊毛財富留下來的硬體。

從公共停車場沿教堂巷進來，第一個真正值得停下來看的不是商店，而是這座教堂。它從十二世紀一路擴建到十五世紀，伯福德羊毛、商業與地方菁英的錢，一層一層被換成石頭、側廊、小堂、墓碑與窗。

今天能不能進去？

2026 年 9 月 23 日是星期三。教堂官方目前列出的平日訪客時段為上午 10 點至下午 4 點，當天沒有列在已公告的整日關閉日期內；但宗教活動仍可能臨時影響開放。

一扇 1175 年左右的門：木頭與鐵件 比你想像中老得多



教堂今天看到的巨大體量是不同年代累積的結果。最早期線索之一就在西側入口。

先找西門。教堂自己的歷史資料把它定在約 1175 年，而且特別指出門的木材與鐵件仍屬早期部分。不要只看整棟教堂的尖塔；靠近門口，才會把時間突然拉回八百多年前。

第二個必看

接著抬頭看塔與尖塔，再往塔底找結構補強的痕跡。十五世紀加高工程一度讓塔身開始移動，後來不得不堵起部分拱洞、加強支撐。這不是裝飾，而是一座野心蓋得太大的教堂留下來的工程傷痕。

和後面拜伯里的連結

最後往地面看。維多利亞時代加入的磁磚地板曾讓威廉·莫里斯非常不滿。這個細節很適合記住：他不是反對修房子，而是反對把老建築修到失去時間留下來的樣子。

三百四十名士兵被關在這裡：一定要找字，不要只看紀念牌

平等派士兵被捕後，約三百四十人曾被關在教堂裡。最有力量的證據不是後人立的紀念碑，而是囚犯自己留下來的痕跡。

一定要找 ①

找洗禮盆上的鉛面。官方特別指出，一位名叫安東尼·塞德利（Anthony Sedley）的囚犯在上面刻下自己的痕跡與 1649 年日期。這是一個人在等待命運時真的碰過、刻過的表面。

一定要找 ②

在巴多羅買側廊的一座墓上，找「九子棋」遊戲盤的刻痕。被關在教堂裡的人不是抽象的政治運動，他們要等、要消磨時間，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殺。

最後再看後人的紀念

到教堂外牆找紀念湯普森、柏金斯與丘奇三名被處決士兵的牌。官方資料同時提醒：我們並不知道確切槍決位置，也不知道遺體最後埋在哪裡。知道「不知道」本身很重要，因為它避免把後來的紀念標誌誤當成原址。

亨利八世理髮師的「新世界」，和一座半夜硬塞進教堂的巨墓

教堂裡的墓碑不只是「某某人死了」。它們是地方菁英把身分、財富、信仰和世界觀永久留下來的的方法。這裡有兩座特別值得停。

第一座：看一個宮廷人如何把世界刻進墓裡

亨利·哈曼是亨利八世的理髮師，也是君王私室成員。墓上刻了他與妻子以及十六名孩子。更罕見的是裝飾中還出現被理解為南美原住民的人物，被教堂稱為英國目前所知最早的「新世界」居民形象之一。

第二座：先看尺度

坦菲爾德墓是一座義大利風格巨墓，大到幾乎把原本的小堂擠滿。官方故事甚至記錄，1625 年勞倫斯·坦菲爾德爵士去世後，他的遺孀在沒有得到神職人員與城鎮同意下，某天晚上直接把墓安進去。

兩座一起看很有意思：一座把全球貿易與宗教改革後的信仰寫進石頭；另一座則直接用體積宣布「我的家族有能力讓這座教堂替我讓位」。

伯福德最好懂的視角：橋、河與往山坡爬上去的市場街

伯福德的地名本來就和渡河有關。走到溫德拉什河（River Windrush）與橋邊時，不要只拍水。先站在較低處回頭看老街怎麼往坡上爬。

站在低處看才懂

你會一次看到三件事：最低處是河與過河點；中間是一條把交通集中起來的主街；兩側則是一棟棟商店、旅店與住宅。市場城鎮不是隨便長在漂亮山坡上，而是「所有要過河的人都得經過這裡」的結果。

從橋開始往上走

再看橋本身的石材和寬度。它不是今天為散步設計的景觀橋，而是幾百年交通系統的一部分。接著轉身往老街上走；你現在實際走的，就是羊毛、皮革、馬車旅客和貨物曾經走的方向。

走路時也別只找「最老的房子」。同一條街上，中世紀核心、都鐸木構、後來換掉的喬治亞立面與現代商店會一起存在。科茲窩的保存不是把街道凍結在一個年代，而是讓很多年代一起活著。

別只看那個可愛時鐘：真正重要的是樓下為什麼架空



托爾西市場屋（The Tolsey）。上層木構、下層石柱架空，建築本身把商業與自治疊在上下兩層。

走到老街中段，看到這棟上層突出的白色建築時一定要停。它在十六世紀已有文獻記錄；羊毛商人在這裡交易、繳市場費，城鎮法院也曾在這裡運作。

現場 60 秒

先看樓下：為什麼不是一樓牆面，而是石柱撐起來？因為下面原本就是有遮蔽的交易空間。再抬頭看上層——商業、收費、司法與城鎮自治就這樣被蓋在同一棟房子裡。

開放時間別搞錯

托爾西博物館目前 4 月到 10 月每天只在下午 2 點至 5 點開放，免費入場；如果你們早上抵達，很可能只能看建築外觀。建築本身已經把它原來的功能說得很清楚。

停好車後先不要直衝排屋：先把河、草地和房子放在同一張圖



阿靈頓排屋 (Arlington Row) 最重要的不是單看房子，而是和前方掛毛島 (Rack Isle)、水與步行路一起看。

停好車後，先往河邊走，不要馬上衝上排屋前拍照。第一個停點放在科恩河 (River Coln) 旁。先把視線分三層：前方水面與草地、中段掛毛島、後方斜坡上的石屋。這張完整構圖才是理解拜伯里的關鍵。

先看整體

掛毛島這個名字和紡織工作有關。羊毛或織物洗過後，曾經要在架上拉展、晾乾。今天最浪漫的水草地，原本其實是工作場。

先在遠處看「一整條」，再靠近找它 其實不是九棟同時蓋的房子



遠看最醒目的是起伏屋脊與不完全整齊的石瓦屋頂。這種不規則正是時間留下來的部分。

1 至 9 號阿靈頓排屋是一級登錄建築（Grade I）。最早部分是十四世紀末羊毛倉庫，十七世紀末才被改成一排織工住宅，之後還繼續增加與修理。

怎麼看才不會看錯

不要數「九棟可愛小屋」就結束。先找哪些部分較低、哪些屋頂後來被切分、煙囪在哪裡加入。你看到的是一棟實用倉庫被時間慢慢切成生活單位，而不是建築師一次畫好九戶。

今天它看起來「很古老」，其實正因為不同世代一直在修、一直有人住，才活到現在。

石瓦、歪屋脊、前門：威廉·莫里斯喜歡的不是「完美」

- 第一，看屋頂。這裡不是薄薄的威爾斯板岩，而是厚重的地方石瓦。每一片重量與厚度不同，所以屋面不會像現代機製瓦那樣平整。
- 第二，看屋脊。阿靈頓排屋著名的起伏輪廓部分來自古老結構長期變形。它的美感正是「沒有被修回一條完美直線」。
- 第三，看門窗的生活尺度。這些房子今天仍有人居住。你眼前不是露天博物館，而是別人的家。最好的觀看方式是站在公共路徑上看材料與結構，而不是靠近窗戶或佔住門口。

把兩站連起來

剛才在伯福德，威廉·莫里斯對把古教堂修得太新的做法生氣；到了拜伯里，他讚美的正好是另一種狀態：材料、手工、老化與生活痕跡沒有被抹平。兩個地方其實在講同一件事。

一個更好看的位置

如果腳力允許，可以沿「難走坡」（Awkward Hill）稍微往上走一小段，再回頭看屋頂。高度一改變，原本被正面立面遮住的石瓦厚度與屋脊高低會突然清楚很多。

先把車停在外圍，再讓河帶你走完整個村中心

水上伯頓目前有兩個大型付費停車場：車站路（Station Road，GL54 2EN）與里辛頓路（Rissington Road，GL54 2BN）。這份觀看順序以車站路停車場進村為例；若停里辛頓路，只要把最後一段反過來走即可。

最順的一圈

車站路停車場 → 走到中央綠地與高橋 → 往西到磨坊橋 → 看聖勞倫斯教堂外觀 → 沿另一側河岸往東，把新橋、佩恩橋與加冕步橋串起來 → 最後到老新旅店後方的模型村。



溫德拉什河（River Windrush）與低矮石橋。真正值得看的不是「很像威尼斯」，而是這條看似天然的村中河道其實曾被重新引導。

進村後先把購物和冰淇淋放一邊，站在中央草地看水。水離人這麼近、橋這麼低、兩側建築又都用同一色調石材，才會形成今天非常有辨識度的村景。

你眼前最「天然」的景色，其實是十六世紀的水力工程

地方歷史資料指出，溫德拉什河原本較寬、較深，路線也更偏南。十六世紀初，人們把河水引進今天的村中心，核心目的之一是為三座磨坊提供水力。

最重要的轉念

不要把河想成「村莊蓋好後留下的一條自然小溪」。比較接近的理解是：人為了工作把水拉進生活中心，幾百年後，當原來的產業功能淡掉，這套基礎設施才被重新看成風景。

橋不是同一套工程

五座著名橋的年代完全不同：磨坊橋 1654 → 高橋 1756 → 佩恩橋 1776 → 新橋 1911 → 加冕步橋 1953。

有趣的是，你如果不知道日期，很可能以為它們是同一時代的「古村落設計」。真正把它們黏在一起的不是年代，而是石材、尺度與對河岸環境的回應。

別只站在橋上拍河：站到側面，才看得到石拱怎麼工作



水上伯頓的石橋不是一次蓋成：五座橋跨越約三百年，卻因使用同一種地方石材而自然融在一起。

低矮石拱與厚實橋身是水上伯頓最有辨識度的景觀語彙之一。

走到每座橋時，盡量至少有一座不要從橋面看，而是站到河岸側面。你會比較容易看出拱券的弧度、橋身厚度與低矮欄牆。

做一個小比較

再比較道路橋和步橋：有的要承受車輛，有的只讓人過河；有的年代差兩百多年。可是一旦都使用地方石灰岩，邊緣又經過風雨變鈍，年代差異就會被視覺統一感蓋掉。

站在哪裡最能看懂

最佳看的不是「哪一座最漂亮」，而是站在中央綠地某一側，讓兩座不同年代的橋同時進入視線。那一刻最容易理解：新東西也能學會跟舊東西一起說同一種材料語言。

聖勞倫斯教堂：同一棟建築裡，撒克遜記憶、十四世紀、喬治亞與維多利亞全疊在一起

水上伯頓旅遊資訊指出，這裡早在西元 708 年已有撒克遜教堂記錄；今天的聖勞倫斯教堂（St Lawrence）則是不同年代拼起來的：十四世紀聖壇、喬治亞時代塔樓、維多利亞時代中殿。

怎麼看

如果外觀時間只夠看 30 秒，就找「風格不完全一樣」的地方。不要期待它像一張建築教科書般純粹。真正的英國村莊教堂往往就是這樣：哪裡壞了就修、人口變了就擴、審美變了又重做。

和伯福德對照

這裡還把早上的英國內戰故事翻到另一面。伯福德留下被克倫威爾軍隊鎮壓的平等派記憶；水上伯頓地方傳統則偏向保王派。安靜村落其實站在同一場國家分裂的不同位置。

真正厲害的不是「很可愛」，而是整個科茲窩被縮小九倍後仍然成立



模型村（The Model Village）不是塑膠玩具城，而是由當地工匠用地方石材實作的 1:9 水上伯頓。

模型村 1936 年開始施工，1937 年喬治六世加冕日首次開放，1940 年完成。2013 年它本身還被列為二級登錄建築（Grade II）。

一定要看

靠近看牆面和屋頂。登錄理由特別強調：模型使用真正當地石灰岩，連屋頂都做成迷你科茲窩石瓦，乾砌石牆也照真實做法縮小。它不是只把外形縮小，而是連材料邏輯一起縮小。

最後一定要找

找到「模型村裡的模型村」。它會再出現更小的自己，形成像鏡子照鏡子的效果。早上我們一直問什麼東西讓科茲窩看起來如此一致，到了最後，答案已經清楚到可以被縮小九倍仍然一眼認出。

今天真正不能走過去的 12 個停點

- 路邊乾砌石牆：看牆身微微內收、石頭互咬與壓頂石。
- 伯福德教堂西門：把時間拉回十二世紀。
- 塔底補強：看一座羊毛城鎮把教堂蓋得太有野心後留下的工程痕跡。
- 平等派刻痕：在洗禮盆與墓上找囚犯自己留下的字與遊戲盤。
- 哈曼墓與坦菲爾德墓：把全球貿易、宮廷、信仰與地方權力看進石頭。
- 伯福德河邊回望老街：一次看懂渡河、交通與市場為什麼在這裡。
- 托爾西市場屋：先看樓下架空交易空間，再看樓上自治與法院。
- 拜伯里掛毛島：把「夢幻草地」重新看成紡織工作場。
- 阿靈頓排屋屋頂：看石瓦厚度、起伏屋脊與幾百年改造。
- 水上伯頓河道：記住它不是純天然風景，而是曾服務磨坊的水力系統。
- 不同年代的五座石橋：用材料而不是年份把它們放在一起比較。
- 模型村：看真正石灰岩、迷你石瓦、迷你乾砌牆，再找到更小一層의模型村。

如果只記住一句話

今天一路最值得看的，其實不是「老」。而是同一種材料和同一套生活需求，如何讓完全不同年代的東西一直被接到同一片景觀裡。當你開始看得出石牆、屋頂、橋和河的工作方式，科茲窩就不再只剩「很漂亮」。